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二十七

蕭山 朱橒

政教

吏治中

議請甄別督撫大吏釐定政治会典唐毗

侍郎熊賜履謹

題為請甄別督撫大吏、以肅官方、釐定政治大典、以資法守

事、竊臣荊楚鄙儒、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

聖好高厚、中夜汗流、伏念臣至愚、自幼讀書辨志、竊以

聖賢為師、數年以來、恭遇

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區區款納微悃、無由上達、且

以出位陳辭、典制有禁、因循緘默、尸素至今、臣之罪

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惕念民依，茲已下詢，兼及蒭蕘，在微賤小臣
圖報涓埃之日也。臣備員侍從，謹仰遵
明詔，殫竭愚衷，庶幾
高深之一助。惟
皇上留神省覽，則天下幸甚。伏讀
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困窮，深可
矜念，或因官吏貪酷，朘削生民，或因法制未便，致
失民業，嗚呼，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

皇上今日之困苦亦孔亟矣

國家日言生聚而凋弊愈甚日言軫恤而瘠瘦不救日言招集逃亡而流亡滿目道久寢衰逆而饑饉迭而且有流離瑣尾之狀詆其咎是惟貪吏之朘削搖賦之科徵有以致之誠有以

聖諭詩云哀蓋小民終歲勤勞耕耨僅能自給而支從秋糧朝催暮督賣絲糶穀十室九空私派倍於官征雜項浮於正額況乎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之朘剝剝膚及髓一有不應而老弱疾病俱以頻頻呼號於捶楚敲扑之下閭閻之膏澤有盡而業苦誅逃之索

精吏之貪囊橐甚屬、居當之度胥僅存、而有司之收聲甚厭、就使年登歲稔、尚難次史不給之命、一旦水旱並不至特從流亡填溝渠而爲道路者幾何哉、驅征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掃其肥而民受其瘠、此國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此不獨守令之過、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

朝廷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貪、

皇上固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日課以虐民之行、今日之守令、誠有難言者、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不亦敢不貪、表直影端、源污

流弊、此又理勢之所必然者也、今之為督撫者、求所謂
清白一心、為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亦不敢謂
遂無其人、獨是國家以全省付畀、有察吏安民之權、
興利除害之任、其猶之不為不除、而任之不為不重
矣、乃曰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其安民而民生日
蹙、日其興利除害、而一吏（利）未興、一害未除也、大抵有
司之職業在地方、上官之激勸懸舉劾、年來督撫之
所薦稱循良者、果小民之戴為父母而尊若神君者
乎、其所劾為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
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為能、而不恤其悉患、

以催科為政而不問其撫綏以彌縫之巧拙為優劣
而不問其才幹之短長以苞苴之厚薄為殿最而不
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貪墨互結牢
不可破如是而欲其激濁揚清興利袪弊是何異
適越而北其轅炊沙而望成飯耶臣以比年來旱潦
頻仍死亡載道而此輩竟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
然不加喜戚於其心不知其為國斂怨從不可解在廷
諸臣習為瞻徇務相容隱不肯舉其貪污之蹟以告
皇上間有一二指名糾參者亦不過微示其意曾未盡
直暴其污穢殘酷之跡在而

皇上不遂美由同悉其蠹國殃民之實狀、故此輩由以久
竊威權、貪戀祿位、方恃此以為壟斷之長計、而無
辜赤子之顛連而無告者、未知何日而有再蘇之望
也、伏乞
皇上將現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其貪
污不肖者、立即嚴作、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副以通
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能事才
優、於古大臣其人者、
勅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其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
樂、為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為督撫之優劣、

則諸路同罪人、監司罰同罪人、監司同罪人、并令各以同罪人、兼其劾、察其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罪戾者寡矣。盖治之非罪人、行之無實耳。周官周禮、秖足以厲民禍世之具。傳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人存政舉。此不易之論也。

聖諭之非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若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源之地、只在於朝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倣、九士之觀瞻、於是乎出、而坐大者則在於主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此坐鼓舞作導之權、轉移感奮之機、固有不拘之草野、而拘之廊廟者。

今所改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尤大者言之。一曰改革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徙。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為之斟酌損益，釐為百世不易之令模，以建基於不拔，遺之子孫，率由無愆，忘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紛擾叢脞之虞。三代聖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者也。我

國家章程法度，一踵先朝之舊。至其勢之極重而難返，多之極弊而難行者，類皆不識訊製陋，苟且因循，胥不問累朝整頓其改，謂大甚之弊而急於去之革。又從而責為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

以便垂私，而執中莫大之要，其窮之患，潛倚暗伏
於冥冥之內，而皆不知所以為之計，於是久弊，緩弛
懈張。
王言屢褻，於政並繁，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之最當請
先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
國家制度，大為詳慎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
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振衣挈
領，綱舉目張，勒為會典，著為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
法守，貽謀垂訓，作述於昭，而億萬年無疆之業，在

此矣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條陳滇省政治 雍正元年

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粮餉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臣楊名時謹

奏為條陳地方事宜仰祈

睿鑒事伏惟我

皇上念切勤民治隆稽古慈黎之困累必軫於表除旧

[illegible]

詔旨

制之沿革務期於參差屢缺

令臣茲於一切有裨益事宜留心詳訪校覈條奏

謹就見聞所及臚舉上陳

雲省之民多有無寸椽尺土而冊載丁名至有一人而當數丁至有十餘丁者累代相仍名曰子孫丁蓋緣老戶人丁既歸本戶承當並無病故絕嗣留時歷相沿襲從不除減又貧人轉賣田產丁銀仍留本戶以致拖累無休計無所出逃徙他鄉以避之此弊各省皆有惟滇西尤甚且他省雖有逃丁仍歸內地之民獨雲南逃丁多歸外番番土司

久之安為梟猱、深堪憫惻、康熙三十五六年間
曾据臣石文晟以丁銀均攤於田粮之內、通飭
各府查議、而紳衿及有產之民、內有因其不利於
己、從而阻撓者、亦有行而中止、或田粮丁差、聽各
兩次而通融調劑、實蘇民困之急務、伏查康熙五
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恩詔內開、徵錢粮但據康熙五十年丁册、定為常額、
續生人丁永不加賦、欽此、是丁銀已有一定之數、而貧多
寡不同之虞、又查本年直隸撫臣李維鈞、以丁
銀偏累窮黎、苦衆不均、題請將丁銀攤入地粮之

內經部覆奏

旨依

允議。設遇出案，今海南閩省窮民丁苦之，
差異於十之六七，更甚於直隸，但有民丁軍丁之分，輕
重不均，請將通省民丁額征丁銀攤入田糧完納，以該
府州縣之糧石均攤該府州縣之丁銀，俾丁從糧攤，
均平偏累，均定造冊，永遠遵行，至於軍丁，又與民
丁不同，通省共有軍丁三萬九千一百八十二丁，完銀
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五兩八錢七分，雖中完數，自二錢
八分起，豈有完至六錢二分者，足見軍民丁銀未便
照以民丁統歸秋糧均攤，今查從前平定吳逆後

尚间有将主田土影射未清者應通行曉諭令其报出陞科得以將單丁之最重者重加撫恤使單户稍輕而易於完納以後不拘年分漸次报補則單丁可以漸舒積困實有益於軍民未敢因紳衿及有產之民多不願者遂聽窮民之苦告也俟部覆准行之日細加查核另行造报

查得滇省惡習民间置買田產盡世數傳歷年數十餘之告找告贖殆無虛日查其所由有因從前吳逆賊重差繁苦力上納情願吐退與人為業

故又有沿湖海窪地、從漲水常蕩無賠粮仍願不
变價值、与人無、今見粮有定徵、荒已墾熟、遂尔
爭控不已、地方刁棍亦從中藉端漁利、且有視
賣之產、仍以原議取贖之名、生波興訟、甚至賣
主並無人、冒名出告、又或捏為賣主之田主、藉端混控、
地方官即使判斷果平、而鄉民廢时失業、拖累已
極、並經通飭示禁、目前皆守分安業、誠恐日久玩
視、復萌、回將未易參游、除貿賣田產仍通投稅發
業外、请
勅部將告找告贖、再申嚴禁、遺違者從重治罪、庶刁

徒知畏罰、故有司亦不敢任責安於矣

雲南府屬舊有三泊縣、罰康熙八年間具題
歸併、將三泊裁入昆陽州、已五十餘年矣、雖前人
未審地勢、定界遠宜、三泊縣僻處萬山之中、民
倚刁悍、最稱難治、去昆陽近者四五十里、遠者有
二百里、地境遼闊、未免鞭長不及、今查安寧州
與三泊縣接壤、相距僅十餘里、勢處聯屬、呼吸
易通、且土地業經詳定、改隸安寧、民既稱便、應請
將舊三泊縣改隸安寧州、實於小民便益

滇南通省通貢罰康熙六年至二十一年、前任

皆據臣陸續具題裁汰止存糧鹽永三道糧儲道列為分巡永昌道列為分守查糧儲為通省通員之責各省俱係分守所銜從雲省者有驛鹽道道者分巡之責則糧儲道為分守蓋以其取於支者兩道俱屬分巡也永昌道轄迤西夷鄙有猾蠻地方盡查倉庫之責亦應以分守改為分巡合無懇請

勅部檢查

俯賜會典核明改正則名實俱稱矣以上各條臣採訪既確謹疏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

陳江蘇漕艘水利宜改四事

江南江蘇等處承宣布政司布政使臣鄂爾泰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臣受事江蘇已經一載地方事宜
粗悉大略如丹徒丹陽河面係杭嘉湖蘇松常
七府之運道而派支挑淺獨累兩邑之民糧漕開
係長運旗丁固宜優恤然馭之不善而驕悍橫索
實有更制運為商民累州縣分修戰船營弁勒
索州縣船不堅固實受積弊徒為料斂口實凡此
諸事業蒙
聖洞鑒諭令查議臣更敢擅一得附陳四條伏冀

採擇焉、

漕船之宜更旧式也、謹按粮艘旧式、船身至廣闊長大、而每船所裝額米、不過六百石、此外悉揣運丁小手、廣載私貨、以致船身過重、遇淺即阻、蓋受瓦閘行、覺推宕貨包載過閘、停泊據受勞需時日、迫過閘上岸、以及逆運沿途處處貴客貨、又須當滞、船式過大、過日藉口、實非苦因、敢於玩愒之況、船大則行遲、行遲則壅塞、壅塞則河路益隘、而民船不能通、甚有相去數丈守候經旬、並之啟閉剝運種種交加怨矣哉、通識有以

聖主

明諭或以臣愚見與其大而無適於用莫若更其式而有便於漕且有便於民嗣後每遇一船破壞並屆滿年大造之期請即飭令更造如撥子船式寬小而長量其所裝可容千石亦万石以裝至卅一百石以裝行月口糧餘三万石地仍許其帶貨則船小載輕不難撑運即遇淺擱不易扛幫而于旗丁輩仍無苦累商僱民船且得屑行無礙殊兩便矣況船小則水手不可減裁少一人即少生一弊又便于舉桿其行亦速向亦限六月便可抵通亦限十月便可回頭不惟易于趲運復有益於商民或亦救弊之一法也

巡道之仍宜專設也。竊查蘇松二府，地當濱海，民稠地沃，賦重民刁，且有泖澱太三湖，汪洋千頃，最易藏藪。東南壤接浙江，盜賊不時出沒，設故以向設分巡道一員，駐劄蘇州，爲誠巡查防範，以專責成。至於糧道，督理蘇松常鎮四府漕白二糧，將須設法催徵。催則到項督趲，而又押運赴淮，挨船盤驗，是糧道一官亦難離於地方，分擾重心。惟是康熙二十二年間，將巡道一缺裁并糧道，而巡查之責與催趲之任遂統歸一員。竊思糧道之催趲正當冬月，而匪類之竊發亦係冬春，若押運赴淮，勢不能不顧此而

失彼，以昌異見，似應查照舊例，設分巡道一員，巡查
地方，以資彈壓，以專責成。
水利之亟宜宣通也。按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震澤者，太湖也。太湖之水分瀉於三江，以入海。三江
者，東江、吳淞江、婁江也。婁江即今之劉河，在蘇州
府城之東，經崑山縣抵太倉州境，環城南而東，
嘉定縣，以入於海。上受諸水，下通潮汐，東南半
壁資賴之。故宜通塞，所關甚重。河面寬二十餘丈，
以因於天妃宮建閘東來，其水勢潮汐未緩，以致停
淤於暴塞。致今河面僅五六尺，土人方盼去之而

[illegible]

於康熙五十四五年間、又建六渡橋之新閘、而河道日淤、因六渡橋去海已遠、潮力已微、束之以閘、則潮來愈微、退時愈緩、則沙停泥滯成積、以致濱河田畝灌溉無資、此則旱之為患也、若遇大水為災、河道本細、復有此閘、橫亘咽喉、以震澤西來列郡之水、各趨劉河而爭出于太倉之水門、至淺隘不及、則汎濫漂溢之患、必不能免、此又水之為患也、當時與六渡橋並建者、又有七浦一閘、此閘去海為近、潮大則阻於閘而不及進、閘外之田、受其溢汎、潮小則阻於閘而不能入閘內之田、其淺處歉、故二閘一

建而三邑之水利收絕士民皆不收去此二閘去而以
當日建造之始經營措請數未敢議廢殊不知地
勢有更遷古今利害因革興廢在乎審時況主議
建之時本為利民計也而未見為民患及今已受其
患若仍不為變通拘於前議恐水利反為水害並於
前議利民之初心亦大相悖謬矣且博訪羣議如出
一口尚適

聖明

恩允廢此兩閘太倉等三州縣萬民實佽戴矣

一看詳之難拘成議也伏念新省一官有統率屬邑
監查倉庫之責州牧縣令有刑名錢穀城池庫獄

聖明

之司、職任匪輕、遴委宜慎、查從前積習、凡有州縣缺出、鑽謀署印者、爭先恐後、不肖大吏以此居奇、視耗羨之多寡、定賄賂之重輕、而設委之先後、朝藉此獲利、既費已多、且為時不甚久、遂至百計營私、而侵蝕民、苦試不至苛累閭閻、特頒定例、署印之官、凡有虧空、即著落原委署之上司分賠、法至善也、近奉部覆、准臣王恕條議、知府缺出、止許委府佐署理、州縣缺出、止許委鄰近之州縣兼攝、要以杜通融瞻徇之弊也、至詳且悉、臣又何敢置議、独是地方有小大之不同、

政術方繁簡之各別因地置宜庶免貽誤查蘇松常鎮四府之二十州縣俱係財賦重地事務殷繁江寧之上江白溧諸邑揚府之江都並高通二州淮府之山陽宿遷等縣並皆衝劇要地素稱難治而收漕之時即宜住宿倉廠彈力徵輸尚慮遲誤平時催徵各項錢糧條款繁多日昃不遑猶難為限加以

欽部

命盜重案並承追承緝各案均有參限例干參處任斯職者即使才具優長亦止能勉盡職守若參以他案恐即有兼人之才亦乏分身之術

勢必以本地之人私委衙官,則害民悞事,更有甚於同知通判者,是佐貳遇攝之人可行之於他省,而未便施之以江蘇也。且查佐貳官首領等官,未嘗無長才可施,不許委署,恐敏練之員無由自効,非所以示鼓勵。佐貳如知縣等未必皆循吏,若例定以專攝,恐啟夤緣之華,又得借徑,非所以示防閑。况現遵定例,凡署印之官,但有虧空,即著落委署之上司分賠,則委署之責,固當視佐貳分賠之上司為分賠,則有庚例委署實難專責,或受分賠,未免屈抑,即另委署亦非遴選深計,熟思恐終無補

飭下兵部，嗣後州縣缺出，惟當欽遵

聖諭，令該管上司不拘何官，但慎擇才守兼優者，詳
請委署。至委署之員，一有弊出，或至惰誤，即嚴
參重懲，仍加參處，委之該管上司，必其可推委，則
為公為私，倍加詳慎，而通融將狥之弊，或亦不敢
出此矣。至於知府缺出，詳委府佐署理，原可通
行。然選府佐中，或無可委之人，亦當隨時變通，以
收實效。以上四條，均關民事，臣謬維職守，不揣冒昧，
伏乞

聖主睿鑒。

條陳各部事宜　雍正九年

經筵講官文淵閣大學士兼理兵部尚書印務

加四級臣孫柱等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臣部一應事件，多關機要，或推

諉因循，不為奏加懲戒，恐相沿成習，漸至廢弛。臣等

敬為

皇上

敬陳之。

各司案件，例有專責，胥吏以上皆有當承之職，乃有

一種陋習，或因案件繁劇，或因事稍勞者，遂巧為

推卸，諉之他司，甚至推之別部，往返遷延，而至

延挨不思奉公守職人臣之分乃敢有意推諉故
為巧詐扶私誤公實干法紀除臣等嚴加戒飭外
倘有漫不悛改仍蹈故轍者經臣等查出定行嚴
參律以重法此等人員內即保有微長可取並于
存心不可此適足誤公一經查明斷難寬貸
凡外省題奏部咨行事件例皆按日登記並核其
緩急難以一體若不分別辦理轉至遲誤除尋常事
件仍按日料理外其有緊要者臣等親加詳查分
別先後勒限催辦乃有故意推延致稽時例者查
致稽案未結展轉推諉以至遲滯者不里

朝廷用人惟材，原責以隨宜辦理，若止按成例，務崇品

書吏可查，何須司員？何須堂官？臣等請廢西條約

令外踰其才力，所不可得兼，罪司不能料理

者，今其呈遞，臣等親自到逐篇有舛錯，臣等自當

身任其責，若書不盡揭，心力耗竭，推諉以致遲誤，

臣等即行參

奏，照溺職例議處，其別有徇情納賄等情者，另行

嚴參，交送刑部，按例定擬。

議敘之條，上關

國典，查

命

日、仰懇簡理乃至延遲經歲、貴稽支吾、以一案議叙人員多至百十人、並中止有一二人註冊未明、逐行駁查、甚且因一二字重複錯誤、藉端駁詰、延遲日久、舞弊百出、臣等嗣後請將議叙案件隨到隨辦、即並中有一二人情節未明、另行咨查、不得因一二人以致稽遲

大典、至於一二字之重複錯誤、詳查原案自可分晰、即不肖官吏、往往藉此以便需索、除臣等另行嚴禁改正外、如仍有此等舞弊、臣等查明嚴參、將該管官吏交部按律治罪、

軍功議叙、尤須

大典介胄之士致命疆場非尋常勞績可比乃查
以前敘功票內有力戰一次予一功牌力戰數次亦
止予一功牌日昨詰問該司稱係定例如此竊思軍
陣之際功罷尤屬若主功一次予一功牌主功數次
亦止予一功牌是一經主功之人轉不得再與議敘之
例甚非
策勵功行賞之意若係成例亦當更定況查例內
既載一次主功只於一次議敘外並給一次報捷該管
將軍提督總兵官各造冊申報云此云報并各
不同而云戰功原只一次是以例亦自當敘非謂今

聞、奉

日立功既經議叙，則日立功後毋不与議叙也。臣等詳查則前案太多，致互異。總由不行詳查遷就定例之該管各員。臣等查明吏部分別議處。

武臣職議處者，凡止一例，而於盜案疏防一例，惟及處分致誤，如初參疏防之案，則致以或係疏防，或別有隱匿，及至該吏查明，以資等隱匿呈報，別又稱確盜窩主未經刑部審定，在結案後再議。臣等查刑部盜案有遲至數年未結者，亦必俟結案後始為定議，則在前後人員，其中若有

可用之才。該上司以參案未結，例不得詳陞補，而虛
左行議處各條，得以降級罰俸之處，遲延歲月，
徒滋弊端。于法當詳，至皆請將疏防案件俱立該
督撫提督，該撫即為定議，仍將本案咨明刑部，
以審結日，果有隱匿捏報情由，將該員仍立議
處。至查報不實之各上司，一並查明參
以此則多案隨到隨結，也不至於壅滯，而於律法
甚殊從。
胥吏之設，只令收送文簿，以便查對，此外原別無抵
掌，乃猾吏舞文，種種作弊，我將數到文卷，故意延

櫃、舊存案牘、櫃內隱匿、在堂司官、以為稍遲一二日、係遲一二件、未必遽有大弊、然推隨之漸、稍寬一二日、更因缺失從多寡、承審之案、稍遲一二件、更情罪輕重迥別、小人玩法、罪實難寬、臣等請嗣後除禁、新到文書遲悞一二日、舊存案件遲漏一二件者、臣等量行懲戒、其遲悞至五日以上、遲漏至五件以上者、臣等查明分別輕重、俱以杖責完結、若別有行私索詐、刪改塗註、隨時緊要了件、遲悞限期者、臣等明、咨文刑部、嚴審明招、按擅論、重擬定擬以上

多歉，臣等因衙门公事拘见，是否有当，伏祈
皇上睿鉴施行。

请严藩臬等衙门积弊 乾隆元年

协理河南道监察御史臣吴之芳谨
奏为请严藩臬等衙门积弊，以除赃罚之源，以释
州县之累事。臣窃查
国家计吏，必大法然后小廉。而直省州县衙门，如有犯
赃不法等事，该管上司，皆知府行审讯，揭该上司

衙門積弊甚於州縣而總不免向、走藩臬等處、身為大吏或知守法奉公而衙門吏役、盤踞日久、倚勢刁難、百般需索、歷來甚為需累、豈州縣致力予件般繁、與上司衙門各役、互有交涉、一切案件皆不需索規禮、往往假公濟私、借名挑駁、要索大案、情、因而指駁有名、即平常了件、亦吹毛求疵、再三駁詰、借予生風、恐嚇勒掯、稍有不遂、反以遲延違錯等情、坐致州縣之視藩臬道府衙門、皆不免、而藩司衙門尤甚、陋習為一省之總匯、更有裁錢糧例係、凡關庫上移錢糧、繳解有需支領、

有費、盤查有費、奏銷有費、以及如官俸薪、如營兵
餉、以及關稅、經費除扣平之外、又須飯銀、甚至正
外陋規、扣報、而亦可雜需索、不絕不休、種種積弊、
難以枚舉。更有需索州縣承辦事件、該上司無不論
事之鉅細、即差役等役、一年本官文要達州過縣、
沿途求索、而承辦之州縣、接以虛禮、重以餽物、任
其巧取、與書吏表裏為奸、此或不悉、該州縣必因累件甚
至掌握、又恐有礙上司情面、不得不吞聲隱忍、設法給發、因
此不肖州縣官吏即借名上司衙門費用、勒索民間、甚耗
其派之弊、種種由此而起、民累以為、欲杜州縣之侵私、當

严上司之科罚，欲禁吏役之需索，当更严大僚
之考成。应请
敕下直省督抚饬遵，一体严行禁饬，仍不时严为访查，如有借端
批驳，至刁难勒赴需索等弊，即将该吏役提审究追，
仍将该管官照失察衙役犯赃等案内酌出情节，分
除将该管上司官吏需索作弊，亦照徇庇例议处。
如其府司道等衙门均知约束吏役，不致姑纵作奸，如该
州知自免赖为之诛求需索，既不滋扰，而苛派朘削等
之弊，亦不致下累闾阎矣。

請立幕賓勸懲之法 乾隆元年

兵部右侍郎臣吳應棻謹

為幕賓之關繫有妨吏治請設法勸懲以杜朋欺以收才智可用以賞罰去懲勸之攸關榮進去賢愚之同驚、名重於利、則中材咸勵潔清、衆浮於財、則下愚不知顧忌、惟有利無名、則財不衆歸中材化為下愚、下愚流為無忌憚而後已、則今直省督撫司道郡縣之幕賓是也、文督撫司道郡縣、即有傑出之才不能不待助以贊襄之人、否則可務填委不致投權於吏胥不止、故幕賓之不可無者勢也、然而幕賓之流弊實

甚、当外官莅任之始、聘延幕宾、高其声价、及其进署之才且贤者、助本官为公正、为循良、为廉干、固不乏人、其次则依违曲从、苟且偷餐、本官之考绩考成、一切不能为力、又其甚者、作奸犯科、串通关节、扶持长短、在上司衙门者、倚藉下属为奇货、在下属衙门者、佯指上司为引援、本官稍不觉察、即身受其累、此辈则囊橐饱饫、在身事外、出一衙门、又入一衙门、营巢之燕、初无定主、或宾主不和、则在他官幕中、必奔力翻攻、以快其愤、或勘摘错误、则在后任幕中、必极意文饰、以怙其非、近年来更有一种士

省幕賓者一二上司衙門者為之主持，呼朋引類，數
布郡知縣，索相入其黨者，文書中詳曲為迴護，非
其黨者，吹毛求疵，詆其敗誤，此風不息，其為害於吏
治不小。謹按
世宗憲
皇帝洞悉其弊，曾命督撫保奏幕賓，以鼓勵
勸從互一二保送，而行之未通久，而流弊又見，臣愚以為
法本甚善，其弊在主人之疏防，宜濟以法，督撫司道
府知者，
皇上
命之以牧養斯民者，而幕賓又佐督撫司道府知縣
以牧斯民者也，吏有賢否，而幕賓亦有優劣，乃

皇上整飭大吏矣，大吏之幕賓無異也，大吏進退長官矣，長
令之幕賓無與也。吏資其才智以贊勷，與股其播弄
以羅於外，而國家之刑責罰不及焉，此弊不革，而惟利是閫，
而視賓主為秦越也。問命曰：慎簡乃僚，其惟吉士。是三
代以前大官自簡僚屬之明驗，諸有公府辟召外，
而守令皆自辟除其屬。唐宋以來，不復自辟幕僚。
請畧仿漢宋遺意，仰承
世宗憲皇帝鼓勵人才之盛心而推廣之，凡督撫衙門設
七品幕職二員，兩司設八品記室二員，以盡其職，皆
報明吏部掛名，按選府州縣設立一九品椽目，皆令

申明暗指武舉令人另出身者計考與先用、舉官降革不准與考、舉官職以贓誤敗露亦飭教飛、定議處分、以有限期屬前往之幕賓、陞調亦可帶往任省、如此則賢且才長、知計較厲樂助舉官、相與有成、即中材以下、亦畏罪爲殺而好、其胥吏之中、尚有人材經制考滿、例得錄用、何況幕賓出身才智有餘、請練明習、與以進身即求才之路益廣、不惟革弊、且可以得人矣、

請外吏先審後參 乾隆元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謝濟世謹

為外吏獲咎宜先審後參以杜冤誣而昭慎重事臣

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愛惜人才不輕用亦不輕舍

是以國人皆曰不可循必察之見不可然後去之慎之

至也定例督撫參劾屬員揭報訪聞務求相合此參

後審不令獨專今則具文而已或訪聞並未揭報而稱

據揭報前來或揭報並未訪聞而稱與訪聞無異其中

冤者蓋有七八寔者十之二三一經上

道

旨發審、即處去不得不實之矣、此參從審、大東兩院推問自
審、而參更呈一手把握、承審之官畏威希旨、羅織鍛
煉何獄不成、始也誤挂彈章、既之竟成貝錦豈敢欺天
昭雪、至通若由、幸逢
皇上聖明、洞鑒參冤、擧近去
特諭直省督撫於參劾既行事
旨巷審之時、秉公推問、倘有屈抑、自行標擧、或核參請審皆
參核審去亦、勿瞻顧同官之情、有所偏徇、惶惶
天體恤小臣、訓飭大臣至矣盡矣、而臣　抗瑣瀆有所陳去何也
天語云論督撫併和衷共濟之名、全之改過不吝之美、就令人

題

誣參而已平反之已誣參而能檢舉之彼被誣何辜哉

業已家室流離素業罄盡款具呈請題復伊則部

選已來如欲洛赴部另銓則資斧云出斯亦可為憂

悶者也且愚以為考績於之於考員以直告審理而後

題參既有揭報訪聞即委員斷罪令其赴省質審矣

云本官未經據贓不須加刑所有真情未必盡吐此

則不然周禮小司寇之職三刺五聽刑不與焉況外有

書役內有家丁真情何患不吐如其審定仍令回任

果其實之然後

參處我小吏無良蓋滿網之人而大員亦免冒昧入告

[illegible][illegible]推選之請之咎矣，吏先奉以奉旨例，相沿已久，臣亦知之，但照附大典，治忽依阿，常懷寸修，法敕寸改，拔同把握，尽是淺若之羅懲，擡舉手反，猶虜子以之補缺，只是補缺於子段，亦不如慎重於子孫，故因

上諭

擡讀

而竭臣獨慕如此，

考覈吏治實效 乾隆九年

太子太保議政大臣欽侍衛內大臣吏部尚書協辦戶
部兼管三庫子果毅公臣訥親謹
為酌定考覈之法以崇實效事竊惟吏治貴有實效
本行務去虛文外省有司督撫以及各府州縣皆有應盡
之職守而州縣為親民之官凡教養大端繫一方之實
力則百姓受一分實惠如以督撫綜覈得宜自於治效
有裨今重行禁止有月異歲不同之象乃外省於地方政
務仍不過循成案簿理是勤益浮文希免實責殊
少加欽奉

李容翊遞三齋

上諭暨內外臣工條奏、應行事務、並督撫大吏業

皇上特簡之

恩、膺于疆之寄、固宜悟道圖報、諮謀為處、由督撫司道行

之州縣、行文出示、又復輾轉展限、延於行文出示

之外、求其逐件之實踐、則十無一二、相沿日久、大抵

旨並從前案

世宗憲皇帝降旨、令各省督撫每年於十二月將本年到部件

各條、各數、如何施行、及行之如何已有成效、詳奏具

題在案

世宗憲皇帝洞悉外省因循積弊、藉以徵考核劃一之意

乃行之既久又復視為故套不過令書吏隨例填寫
既解獲核之實務達述戢之義者之罕見州縣將具
盜賊稽查等保正窩里
良法美意凡以為民也但至中有未能得致於旦夕
必行之既久而更致指見其亦有實力奉行即可收實
效者此與核稀士習核民風及農桑樹畜河渠水利
鄉善政皆要在行更造驗燒鍋賭博健訟刁悍諸
事定例纂奏皆可應案益當因地制宜悉實數
未可以致之旦夕也至於盜竊打降及窩有邪教
等者關係於民生風俗不可不為急除果能力為整

李□□遵旨奏

殊，因可旋至而立致，亟要所以行之而獲致其益，以為省州縣，惟以簿書詞訟為事，至於境內戶口之繁庶、地土之肥瘠、物產之豐嗇、民情之趨向、習俗之美惡，以及山川原隰橋梁道路，一切漫不經心，有之與民休戚之務，既莫能事，民之與官，納課之外，漠不相關，上下之情不相聯屬，安望其令行而禁止乎。臣請

勅下直省督撫，酌量各州縣地方之大小、事務之繁簡，定以一年半年之限，令該州縣官徧歷境內鄉村，逐一諮訪確實，各就地方情形，將其可興者興舉，其可革者整飭，行之有成效者，定限令其造冊詳報，該上司印核，以為

閱、

考核歲終督撫將通省某某州知縣某某予具舉劾何某予整飭、某某有政著效、核實具摺奏、此則為州縣知者對上司之考核以實不以文、則凡職守政事為考成之所係、自必實力奉行、不敢虛應故事、況百姓之休戚、果能相通、地方之情形、又能熟悉、凡平日一應戶婚田土詞訟錢糧、自易於措辦、可省案牘之煩、即稽過水旱不齊、亦可斟酌緩急、權運得宜、則可以為實政於吏治民生不無裨益矣、

陳浙省水利積弊並條議清單四事乾隆十年

刑部右侍郎臣彭啟豐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臣仰見我

皇上勤求民瘼

聖慮廑懷有加無已臣周歷浙省留心咨訪謹將管見所及有關政治有益民生者為

皇上陳之

一官湖之宜實力開濬也浙省山高水駛一遇蛟水暴發農田被被淹浸而雨晴稍久又不足以資灌溉是守有聽民間墾作報陞科之例猾吏奸民因緣蠹

尋或佔蓄水之湖爲田、或侵淺水之濱爲地、日積月
累、水道填閉、上年浙江布政司潘思榘請嚴禁
侵佔官湖一摺、部臣議覆、除已經報墾之地畝毋
能蓄水之處、劃明界限、不許再行開墾在案、此但
禁其未然、而不改其已然也、如餘杭南湖之水、發源
天目、注苕溪、下灌杭嘉湖三郡、前有撫臣朱軾加
意疏濬、近今日久、沙土淤塞、侵佔甚多、西湖之水、
灌田千頃、今湖身淺狹、葑茭蔓蕪、其他會稽上
虞、餘姚慈谿等處之湖、皆尚存其名、而難按其實、
地方有司、豈不知開濬之宜急、但以工費爲難、因

勅下

循亦沿、至知水利不利修、则农田之益不广、请

将该二区、酌议次第开浚之法、令道员同知及分发

水利各员、逐一履勘、划除侵占、疏浚壅塞、资力节

行、因不同之地形、设相因之利致、务使蓄泄咸宜、旱

涝有备、则民生被泽益广、庶几一劳而永逸矣、

徵收漕粮之宜划一也、江南漕米、每石收漕费五十四文、

以二十七文给运丁、二十七文归州县、以为修仓铺垫人工

饭食纸张、以及折耗等费、雍正七年间、由江南督抚臣

户[illegible]部

奏准立案、于是江省民亦拨而官不赔、丁亦节省法至善

也。查浙省杭嘉湖等府,與連江省漕務名異相同。至運丁設有漕截一項,由州縣徵給兌程,該費已甚不足,而州縣漕費並未議及,是以屢屆收漕,州縣每以費繁賠累為苦,不得不藉浮收米斛以資幫貼,但相沿每石漕米,竟私加五六升至一二斗不等,而浮收米並苛碓嚴,浮收例應禁革,於是書役因以乘機需索,運丁藉以勒詐勒加,官民並受其累,歷上司屢以防禁,積弊莫能剔除。且前謂江浙收漕,事同一體,而吾嘉索私加,不若指明定耗。請

敕下

漕臣,於運丁贈漕一項外,酌議核照江南之例,每石收

欽差

錢二十七文、為州縣修倉鋪墊等費、仍屬繁、不同款
粒浮收、運丁亦不同藉端需索、則漕政肅清、軍民相
安、而官員亦免賠累參罰之苦矣、
請酌定官員、往來夫役各務之則例也、浙江有額設
均平夫一項銀兩、以供夫役差徭之用、而名受額錢
有一定之回例、每年差役有繁簡之不同、差簡之年、
可以數用、若遇差繁之歲、僅堪而急、州縣無勝苦者、是
於驛官員給與勘合、額有定數、易以查核、惟浙江本
省官員往來、水路用船隻、陸路用夫、扛夫、向
未定章、酌有定額、夫各役及夫、大亦不下六七百名、

工資原不需此數，第此本無定款，故吏役窮人，得以任意多索，或於銀入櫃，稍不遂意，即藏加盜辱，且吏役必預將齊集窮民，委托伺候，不免飢寒倒斃，近來浙省特檄行知，此舉出巡時預為禁約，將從已屬減省，然記事有定例，則經行之州縣，仍不敢不預備，臣請

敕下兵部酌議，官員之大小，差使之繁簡，核定人夫名數，多者不過若干，然後州縣有成例可遵，得免藉擾，至於均平支銀兩，歷來布政司造冊報銷，撥數支於，每三分扣存藩庫，以為各衙門使費，此項尤屬苛名，應行令該督實力清查，以除侵蝕等弊。

請禁兵役巡鹽之藉端擾民也。浙省惟嚴太平一帶地方
作鹵，鹽產甚旺，而鹽梟私售之罪，均為律法不貸，然越謂
私煎，故必於其村鎮內有煎鹽處，是方入戶稽查，杳有煎鹽
器具及現存鹵滷，方可謂之私煎，或謂私售，尤必現見其挑
負多斤，在禁例斤兩以外，始方可謂之私售，然許其挑戶搜
緝。竊食鹽指為私鹽之。目下行混合該郡，關兵丁借端遠
產窮民，不曰挑鹽而曰搜鹽，挨戶搜查，牀前牀下，稍有食鹽
存積，每方觔許，即將方行拿放，為不遂欲，即指為私煎私
售。甚至迷私肯其或以一家一人之鹽，動其多至數家數人之
鹽湊數，故指獲送，連坐窮民，有口莫伸，窮苦

皇上仁慈浩蕩特免玉環漁船之徙誠為曠古未有由此推廣

皇仁鹽政之巡緝因此當嚴而兵弁之誆詐亦此悉禁仰祈

敕諭沿海文武大臣庶察弁兵不得借巡鹽之名挑戶捉拿以零

星食鹽且或一擔指為私鹽則沿海窮黎俱沾

皇恩之厚普而鹽政益覺肅清矣以上四條仰祈

皇上博採羣議之盛心敢效臣下芻蕘之一得伏祈

睿鑒施行

條陳臺灣番民政治乾隆十年

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臣高山謹

奏為臺郡民番現在行應禁例直陳管窺仰祈

聖鑒事竊臣職承司查荷蒙

欽命條查臺地武職首莊一事除另行具摺覆

奏外臣查有該地邊海情形番民要務經臣留心查勘酌量經

籌其間有尚須妥通之處謹列數條為我

皇上敬陳之

民壯番地之宜示行禁止也查臺屬四邑民番雜處而番黎

又有生熟之不同熟番與漢民交接往來不諳耕種每貸

民作佃贌租開墾遂有貪利奸民越界侵佔以致爭訟不休生番則營窟深山採捕為業而性好戕殺一遇漢民入界抽藤吊鹿或私墾界外草萊即行慘殺近年以來呈報四十餘案甚有一案而殺害十餘人一處而歷斃四十命者至今凶手並無一獲蓋凶番之野性難馴實緣漢奸之犯禁有以致之也況生番民生齒日繁各番尚有膳地以贍其業東方木柵仔仙等處議去以為番社還之其用不若任民佃墾以為生聚之資且竊謂斷不可行誠以臺陽一島海外孤懸聊為邊界藩籬倚作東隅屏障原非欲驅內地游手之民而使之就食於彼也皆斯土去之宜今靜謹

安全、初不必為開革開斥之計、且以土番有界之地附僕民共厭之心、同尺同寸、日望日侵、不特番與民爭、且將使民與民爭、不特番地之民與民爭、且將使內地之民日與番民爭、蓋於以民為番佃、而墾番之地、民多倚爭逞勢番之地先開、勢必潛入生番地界、而民勝殺且利之設在誰不趨之、望今一行、番民俱相趨而謀佃種、海外之民方爭奪其已而內地之民聞風踵至、倚護觀覦、有倚居止、安能遏絕、是墾殺之利共見、而爭競之言甚大、況利耽佚識其目而言說即在目前、未同其利先受其害矣、且道章緝番民之道乎、然令番地界報陞科、亦共禍為乎

國家之疆、而從前窮之黨、由此而生、是民墾番地之於

國計民生、均紀至計、不可不行禁止、飭令該地方官於各社番地、詳加查勘、除已經報墾之地酌外、其餘未墾草地、無論多寡、及現係何番掌管、均應該番隨時收回自行耕種、總不許佃民再攬開墾、以杜爭端、至慶尚應成之化、可讓番田為閒田、今番黎墾藝之際、如何不可存番地為禁地、倘有奸民違禁私開、及地方官通同容隱、與察出分別議處、該番庶免遠方爭訟殘殺之累、可以永息矣。

番社地界之宜照舊劃清也、查鳳邑西臨大海、東通崇山、由山至海、不過數十里、自南至北綿亘二千餘里、崇山之

內、皆生番居界外、平埔係熟番、漢民零星散處、漢番
定有地界、立石開溝、久而失址、甚有挖石填溝、那移改
從、希圖越界私墾、致啟生番戕殺之機、且恐生番屢竄
內山、熟番踞居社地、漢民散處各莊、則應劃清界限、各
安各地、不得踰限行出入相尋釁端、且於清查莊產之
便、順途勘驗、逐處確查、或立之界、並若山河依迴易
於無器、但日久相安、又未便紛更改易、相應酌地方
仍遴委佐雜、眼同各番土目、指出現在管理分界
之處、再行立表、劃清界限、使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
間隔於其中、清界而後、漢民毋許深入山根、生番毋許

擅出埔地，則彼此屏蹤，斷絕往來，勿致生事滋擾矣。
熟苗社目之宜設立土司也。查苗性不馴，難與漢民一例彈
壓，而生苗尤為桀驁，依於尤能管轄約制者，只以苗而治
苗，不若以苗治苗。蓋熟苗與漢民言語情意相通，終不
若生苗與熟苗之族類相合，欲治生苗，勿庸印官同
類而節制之，應查其所熟社熟苗之現有土目名色者
皆眾苗所推之長，且能經制，似應設以專責成，是以生苗
戕殺之案甚多，難以防。今查崑山目請嗣後照該社目核其
川廣苗疆土司之例，令該地方官於眾社土目中擇其老
成識實、才具明幹者，報入呈報督撫，及巡臺御史兼公

叢巷省邊三巖
蘇丹會奏請
旨
部按土司職銜量與頂戴，俾令其分管，如於番眾統轄
生番，凡有番黎爭奪戕殺等事，即移令土司分別懲治
協拿，設立之後，果能使番眾相安，三年並無過誤，地方官
詳報具
奏
量加獎賞，以示鼓勵，倘有勾通倮匪，生事擾民，即去革職，另
行選舉，如此則番目連承服之榮，允被有彈壓之勢，而生
番稍知戢頑兇矣。
生番隘口之宜稽查出入者，查庵卯多處，險隘要區，大小共
有數十處，如鴉山、納牆、色文半、樹巴、楊檳、柳芭、米老遇

知縣之米粮南仔等處、諸羅知縣之茅匏重溪阿里武
㘭枋仔老斗梅仔竹腳等處、彰化知縣之的重北路大
甲東竹等處、淡防廳屬之廣婆南日寮志等處、俱係生
番出入之地、向皆請汛兼防、武有南路營之崁花萬丹陵小
武洛等汛、城守營之羅漢門大目降打鼓場之斗六門南
投北勢柳樹湳猫霧捒等汛、不數為隘、推楚查制兩難
以致生番出口隘道設汛防伏莽、以免屢遭荼毒、今為欵
於該山口隘道設汛防、亦屬難行之事、且以為各社設有土
司等轄番地、則凡生番要隘、未設營汛處所、秋冬之間
使可諭令土司於各該地方、稽撥番眾、就近巡查、以補

汛防之或不及毋許停歇將違禁貨物潛入內山私向生番貿易亦毋許生番擅入出隘為患還先防有違犯即行處究番則令土司約總民則送該營官究懲其盡方寧靜而內隘謹矣

民番貿易之宜酌定時日也查生番僻處深山需用貨物本資漢民由來已久以該番所有之鹿皮藤木與民換易鹽布茶烟等項勢難禁止但一歲之中苟不定以時日則出入往來更無常度既難免漢奸之猾慝欺騙亦易啟兇番之爭奪殺掠請嗣後每年一次候十月秋收以後該地方官預期知照土司並於要番適中之地

選一集場、務定月日、飭知番民遵守人等、多携貨物至該
到地公平議價、彼此交易、並務委員并會同土司携帶
壯目兵役人等、在場監督防範、不得逾十日之期、各歸地
界、毋任托足潛蹤、則番民番衆以有易無、各稱便利矣、
番屬該處之界、先行稽查、定例內地居民通番、應赴
地方官呈請給照、毋許私行偷越、至番民搬眷之舉、禁止
矣、近閩即稱、見巡臺御史旦六十七、熊學鵬等、以閩民間有
在臺年久、而家中祖父母父母妻子到者、依兼收來就養者、
有祖父母父母、交在臺而子孫妻室收來傳養者、於成
例、不得前往、殊堪憫惜、現在

欽奉前因遵二諭

奏請准令呈明內地原籍地方官、查取地隣甘結、詳呈赴差、
仍移查籍貫、確查、如有假冒捏飾、解回內地、與出結之
地隣、一併治罪等語、此議該御史等仰體
皇仁
欲普變通之盛舉也、但思彼地遠隔重洋、風濤危險、
豈可輕試、此等給照後彼之眷屬、以各有祖父母父母夫
及子孫未忍歸故、則貧難之民、得以天倫聚首、另一說指之人
並非痛屬、捏詞誑惑、希圖至彼、藉端尋業、致生事端、或
視為未真遠已物故、以及年遠流寓、贅婿尋覓、此時若
仍行解回、則往返重洋、艱命依業、若竟留彼地、則異鄉
流寓、依傍者人、呈行余孫覺狀、全定家而反致失所、且

其以為當免無免去而解回，執而查明而後詳查。請嗣後如有台民眷屬呈請給照過台者，地保出有保結，無論老幼婦女，總令原籍地方官核其呈出，行移閩省確查伊嫡屬果否實有其人，是否現在情願認領，俟查確查明，移覆到日，再行定奪給照。如此，則應行給照去者，不致稽延往返，而亦可杜弊端所冒之弊，其未便給照，即可隨時阻止，免致遲回不測之處，並免地隔之累，並閩移來往時日稍延，而性命所關，不難詳慎，似亦使民矜恤之一端也。以上三條，係臣到台後見聞訪及，博採群議，因地制宜，內間有事皆在論者，其事實皆在於可關邊海民防微杜漸之策，用敢密陳。

[illegible]

嚴書役營私　乾隆十一年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歐堪善謹

奏、為請嚴六部書役貪黷營私之習、以肅吏事、竊惟六部書役之設、不過奉行文書、按承稿案、並不許舞文弄法、作奸犯科、律有明條、

世宗憲皇帝、時嚴飭主案公事、三年役滿回籍、不許留頓京師、

皇上御極之初、又申嚴各衙門吏役犯贓、即至十兩以下者、通入已赦不准重罪、煌煌

功令、何等森嚴、乃日久弊生、牢不可破、臣查近來吏役之犯贓敗

露者、如陝西長安縣知縣楊琦等、營陞知州一案、書辦[illegible]

等與之講究，則賄賂公行矣。又等傳吳等盜用吏員執照書算私賍當印一案，則匪踞行私。近今浙江堂兵為盜一案，兵刑二部書役之受賍舞弊者，現交江蘇學政暨紀布政使等審理矣。且又風聞六部衙門，惟兵吏戶工書役最為舞弊，而職方司掌管武員揀選單改陞降處分各項冊書，最係為巧黠吏標縱左手。凡參將以下卑員調用，以及綠營軍功千總等員未來到部，則部先囑經承與員，勒索多金，稍不遂意，則百計推延。及方程效，將其恩等吞瞞，傾業例遷，必飽其慾而後止。故京師相語云：做了兵部侍郎，不及職方司行。由此以觀，其聲勢之風概可知也。若乃吏部之赴選有規，投用有費，考察有儀；戶部之東，鋪錢報，外省之

封[illegible]衙門[illegible]

綢物採辦、關稅之嬴餘、禮工部之題估工程、核減奏銷、各項經雜

費、積習相沿視為恆產、將至罔犯難以枚舉、揆之各部大半皆然、

若革計巧千狀、營私自利、舞弄刀筆、吹索瘢毛、偽輕重之權以資

官弁、倚衙門之勢、下以閭小民、有牌肥而噬之心、其守法奉公之義、

華

轂之下宣為於輦魍魎、最以為奸、甚矣、以為約束書吏、莫先責成堂

司、堂司者一部之綱率、而書吏之等承也、合無仰懇

皇上

敕飭各部堂司官、整頓精神、留心稽察、務絕種蠹之心、嚴除

惡務參之素、一應賄遺列

足文

武官員、生行曉諭、禁止私通書吏、一應公文、堂官投遞、不得先事私

如仍有書吏行賄、請托交往者、官則從重參處、吏則按例究擬、庶紀綱整

前所吏部澄清矣

酌省簿書 乾隆十一年

禮部尚書臣王安國謹

奏為請酌省無益之簿書以清吏治以收實效事。臣於本月十九日蒙

聖恩

召對，一以州縣陳奏以中外簿書太繁，州縣官疲於查造登答案牘，

及量奉裁化，胥吏倚法作奸，滋擾獨甚，但議及省繁就簡，又恐人心

狃於慣玩，作新

皇上

敕諭部院及督撫大臣，留心體察，隨事減省，面奉

欽此欽遵

法聖以其詳未必人人體察、或致誤會、今臣請該軍機房學士酌量
可行之道、至今臣謹擬具
奉上隨至軍機房向大學士詢說張廷玉敬述
聖意述而遵之、臣為原係書太學生、乃用法之流、寧知立法之本意也
夫立法之本意、欲以課功核實、而防弊偽也、但用之不善、則考以課
功、或因瑣細而轉致覊遲、本以核實、或不得於數而虛以具文、本
以防弊、乃本病未去而他病叢生、于是不外乎詳覈刑名、其弊
莫甚於文書坎累、其源由於內部書司、其流極於藩臬州縣
接藩臬移吏舞相通而本官反仰其鼻息、不得已因而用之、
以求上下之無阻、致其快吏胥飽其囊、知小民疾苦、何由問哉、臣

其以為不加分晰而概議減者、誠恐不知者尚例

聖裁核為有弊、而因以節於御史、並指明弊端、劃而去之、使弊去而法行、不惟與前本現場之風不相涉、至於

聖明勵精圖治之意、似可仰符萬一矣、謹以臣所深知其證列具者、如報銷新報、存留與原支數目不符、向經戶部改查及有遲案登答、以某年某案内、先准銷若干兩、伏思在外原支去不題咨有案、或以案牘浩繁、戶部一時若略過查、似可行令督撫於奏銷時備細聲明、戶部查對相符、即予准銷、至數目之訛舛、或在數兩數十兩以上、自當照例駁查、若止在壹兩以上數量以下、此不過筆算之偶錯、似可核明更正、行令於下次奏銷時聲明、又報銷工程、如或開價值全數合混或開

樊志衍遊之齋

則而浮冒遂多、工部則書照例核查，第一冊之內止一二條不清、
則予摘出行令登答，其餘准其開銷，不能統統核飭。蓋因
全冊另造浮開之數，如時零甚微，則可竟行核減，將核減之
數行明，其餘准其開銷，如此則核詰登答之苦，蓋亦可省矣。並
此[illegible]最易見者之，其最細而不揭舉者，莫如核屬之於州縣，一
撤存而詳、協緝如一身支而項收多別、一與修而知估復估定
工核銷詳報不一，如詳一次，當由府而道而司，而皆核，千萬報竣
府、臨兵餉者，又由報竣而道學政該管武職領軍同知，報運
通判與衙門有詳文，有書冊，有貲數冊，有印結，有加結，需於
司而題咨，於皆核未題未咨之先，司府之核詰已不一而足，

或數之差僅止分釐、或訛誤之處不過字畫、或月日錯填、或語句遺落、或序述牌引未及詳備、而於案無關緊要、但有名可指、皆應改更。改而改一次、則申詳冊結之經由各衙門者、必皆另造申送、至再至三、一案如此、積至數案、有不勝困憊者矣。又如命盜案件、犯多寡多有扳、接照獲盜有扳、初審覆審有扳至於州縣審定解府解司、前府司已經審訊、或詳解全招、責有終定、設令再審、亦欲卸重刑之道、乃有幕賓書吏、遂生私智、略大端而搜枝節、執一節而抱全招、並但責指摘、定不中情、州縣皆不必逐條答覆、人犯往返、雖免拖累、而詳駁招冊之重複增添、不待言矣。查承審造冊各有程限、一洵

遲延例有降罰司庫既經該核即可自脫考程而州縣無
該遲延稽吏有措手條因而緣為威福必貪功名忘切敢不在
其職取求此日此謂循意太繁皆用法之流弊也伏乞
皇上密諭部院大臣有如日該吏户工二部刑各以期相並整頓其
為督飭核不得將查備司庫稽吏弄權苛該積壓數案則推
治其稽吏本官如有狥庇抗違則分別參處務令
衙門各科條法則不至為舞文作弊者該藉託省司之精神血
脈不至為貪猾稽吏該驅使上下衙門明白相通不化其
終阻而難之患而專心於
國計民生早作夜思勤勤致於職守於以勵其名節策其

倉庫、吏治皆所當整飭、天下吏民受
皇上之福被於無窮矣、

條陳粵西開墾變通教職三事 乾隆十九年

太常寺卿臣羅源漢謹
奏、為敬陳粵西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臣蒙
恩命提學廣西、凡歲科考試所經無不留心博採、竊見地方事務
尚有應行籌酌辦理者、敢為我

皇上陳之

荒土之宜勸墾也。粵西地廣人稀，目審經過柳州之馬平來賓，以至思恩之遷江一路數百里，考係荒蕪並少人烟，詢之里人皆云土地多石，且少水源，難于開墾。臣詳視土面芳草與樹叢蒔，石太磋礦，而山泉亦匯，可相勢利導，水源在亦復不少。細查荒蕪之故有二：一則習為惰情，土人但守鄉村，歲種熟田糊口已足，不為開闢之謀，又俗好訟，竊手墾荒生利，倍力用甘心拋棄；一則多惜工本，以致開墾必先疏鑿渠塘，以備灌溉水源之蓄，已費數十金，恐民見狃目前，遂多悼於從事。目亦當於該地方籌度，無以工本浩繁，貧民難堪為慮，窮思

聖世生齒日繁，多方謀食，無業者眾，而獨此處袤數百里，豈
於無用，殊為可惜，仰請
勅下省撫諭令州知，多方設法，有力勸其自墾，或者招
募人墾，其或有不宜水田之處，亦諭令種植雜糧，俾
盡地利，庶野無曠土，民有餘食矣。
驛馬之宜改設也。查桂林向無驛馬，北至湖南之永州
府知，設有站夫數十名，東至廣東之肇慶府知，設有
站船數隻，且當就所經過之處，按其形勢，東由平樂梧
州至肇慶，俱係崇山峻嶺，難于設馬，其北自靈川興
安全州至永州，路可方軌，遇緊急公文，站夫遞送，自

勅下

李□□近二□[illegible]

不及驛馬為速況柳慶東府素產馬之地辦甚易不

若改站交設馬之為便也再由柳至南大並孔他省通

衢亦係遞鐘要路現除舖司遞送公文外如改設

為快足以備緊要名曰千里馬每實日不能行七八十里

而致悞乏詩

督撫查酌如該知府轉飭該馬數匹遞緊急公文以馬遞

送遞速十倍於人力矣

數戰之宜酌定遞換也廣西近邊一帶地方煙瘴甚

重地硃三年五年以邊俸陞轉向來數戰多同一例照正

二年部議、教官係本省人裁去選缺、原為煙瘴衝繁地方起見、今太平府之寧明州、慶遠府之東蘭州、以及泗城府等学、俱在雍正七八年以後新設、現今水土極惡、稱煙瘴最甚之地、而且考試訪属、今桂平梧潯各府州、水土本佳、与内地無異、以桂平數郡之人、選泗城寧明東蘭等處、水土實不相宜、且于考試時、據見該處教官受瘴多病、實有苦情、合並仰懇

聖鑒、勅部令議將泗城寧明東蘭三学、俱作調缺、酌限年分、俟陞即撥回內地、另選新員、或亦愛惜人才之一端也、以上三條冒昧

奉行未遵之處
凡所及參酌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廣東民生吏治 乾隆四十七年

三品頂戴署理陝西巡撫臣畢沅跪
奏為遵
旨覆奏事、竊臣接准部咨、欽奉
上諭、以原任刑部侍郎任光溥奏所條陳各事宜皆關係士
習民風、官方吏治、現在有司州縣未經整頓、著交大學士九卿

料
料道及各督撫直揆臣見授實兵調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
整飭官方蒸愛民隱勤求
乚治
睿慮寧周臣伏念
國
家定鼎之初值前明綱紀頹廢之後仰蒙
列聖
相承勵精圖治克臻上理
皇上
隆累洽重熙之會
御極
四十七年綜理萬幾兢兢業業
聖壽
已踰古稀而致治有如一日改有士習民風官方吏治皇
尚未臻整頓以符匠古之建白乃度仰行

宸衷博訪周咨，古先哲王所為治益求治、安益求安之至意，

務並可以想見日勤惟

國家大計，不過民生吏治二端，而建官之本意，則以勸民為主，勸民之要，終以足食為先，我

皇上子惠元元，三蠲併賦，再免漕糧，除值偏災，不惜重費

帑金，惟恐一夫失所，所以計厥有於民者至周且悉，誠三五以來，史冊所罕覯，但時會

承平，百數十年，生齒日繁，而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是以民間逐末日多，營求不過此隙，役嬴生計所資，終未見日臻優裕，且粗覽穀務，為見民生衣食之源，大率農民

為要，畜牧次之，因土之宜，而盡民之力，以收貨然之利。查主
西北各省，旋之尤著而易行，即如陝西古稱四塞，雄于地大
物博，虞夏以來，厥田稱上，迄及成周，尤以務穡為重，豳風詩
述，訖隋至今，積于想乎遠矣，惟司牧者以近于其近功，不復為
之措意，以致小民失業，坐長往往，流為惰窳，仰蒙
恩命，裁抵關中，先後十有餘年，郡邑巡行，試至窮鄉僻壤，中與安
商州為商州屬，延至南山內外，土饒產盈，近年楚蜀隴豫等
籍窮黎扶老攜幼，前來開墾者甚眾，但種植棉麻高厚
下隰潤峻為多，迄今山南一帶，荷蒙
命名添設府廳佐貳等官，以資撫制，將來務即令其擇加相度，

廣勸耕屯以甦業之民而拘于耕之土若盛熟無成據支計畝
全活留養即於乾隆四十三四等年兩湖係被災後小民流
徙絡繹於本省臣彼時閱兵洋縣目擊情形皆率有司安為安
插於今就地開荒男婦不下十餘萬人俱得安然樂業遂成土
著此臣所親見也至西安同州鳳翔三府邠乾二州沃野千里
實為陸海奧區臣近加體察民間耕讀相安素鮮蓋藏設
實之戶十不得一緣生平時狃情不通農田而秦中地厚水深
山津之多不通而有灌溉之益連年仰賴
皇上肯旰勤勞雨暘時若年穀順成但臣下職在牧民於人事
未盡而遽邀

天既於未然，更通發難久恃，支渠河為最者，惟寧夏一府，
引水灌田，五邑並蒙其利，涇陽龍洞一渠，為關內膏腴，
最秦渠至今，民需疏浚，前因年久淤塞，灌田僅一萬餘
畝，臣因
奉諭重加疏濬，今已灌十萬有餘，可知民間利病，果能共
心經理，未有不收其美利者，伏思關右大川，如涇渭灞滻
澧滈潦潏河洛漆沮汧汭等水，流長源遠，若能就近疏引，
築堰開渠，利更可行，水利若此，司事者責計所在，決不與
民庶相關，小民心知其利，又復通渠築室，不憚於勞，即向
來本有渠道地方，亦多廢而不舉，以致泥淳淤積，水流

旁溢，大者道突，小者斷流，是以偶值暵乾，使成荒歉。臣現
檄督率司道，仿查各屬，將境內形勢高下川原，細加勘度，何
處可以開渠，幾條，某渠可以灌田幾畝，並舊時所有渠堰，向
日灌田若干，一一核實具報，倘有不敷挹注者，即為之籌酌，
或勸民勻為疏濬，或酌借公項代為辦理，則以時蓄洩，自可
水旱之虞，而磽土變為良田，三農自獲倍收之利。況三秦為中
土上游，大川寔在其地，若分為濬泄，蓄作陂池，則入黃之水勢
亦可少殺，於事理不無裨益。至如省北延安榆林二府，以接壤邊
徼，所地多砂磧，兼以邊境高寒，而澤少滋，由此即虞歉薄。臣
竊見古來雲中北地五原上郡諸處，畜牧為天下饒，是以必量

牛馬印烙時開之年間，隴右牧政考成不過數年，馬至四十三萬，牛至五萬，羊至二十八萬。蓋古地土依然，水草猶然，倘能經畫得宜，安知今不如古。且於七月間巡防，所至見沿邊水草尚為豐茂。其餘令各屬有司，詢問鄉堡，每邑計其成數，將刑，畜牧者約有若干人，駝馬牛羊約需若干匹，由府彙報到司，酌籌價數，購買分給民間，令其試養，並雇覓善於長養之人，召民喂飼。每屬酌派佐雜等官查核經理，俟次年孳生後，除交還官項外，餘即賞給本人以為資本。嗣是孳生羊羔，十取其一，馬駝牛十五取其一，其餘除資本外，聽民自為販賣，則無限生計可望漸臻饒裕。其腹地沿山傍水，如餘

南太白汧渭沙苑之間係歷代畜牧之場亦可擇要舉辦倘數年後果有成效將來就近各縣兵民户俱可倣而行之令其耕作與畜牧相兼緣耕作所入只敷本户供支畜牧工本甚多而休養蓄息日見充盈則民力漸裕兵力愈強實邊土所産之利亦至明顯而親民之官就関最要得其人則一邑之民享其利不得其人則一邑之民受其害如其貪酷則日事誅求而民業難安其或因循則耽逸胥吏而閭里騷地得安者其中稍有才具者又復以翻改為能不以地方為事此皆病民之官尤當隨時整飭大示懲創並一州一縣大者不過數百里之遙其任數年而四鄉未嘗一至者我謂司牧長

何課日現撫仿房刷設於本境四鄉或一歲之內或一季之
內務須輕車減從周遍巡行務查保甲稽查游惰以有
利病所関應行應革可宜具草上宜以使隨時查辦至奏
欽祈根宣請
聖諭、翔
望行典至係可房儀文然小民日可觀瞻句有限相繼係
之故下下情易於上達而匝鄉難以潛蹤蓋稿詆目見耳聞
共知法紀政立未始不可化莠為良地方摩吏皆當盡力奉
行不得以為无関考成視為具文已上各件第就目前而
論並不敢近功然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行之既久則户慶
盈寧人歌樂利官方士習未有不蒸蒸日上者至大吏為

李奉近二年

闔屬祀政所關務當以

聖主愛民之心為心以足民之可為可損上益下深已年公董率

該司牧守講求實政化導士民俾衣食足而知禮義此目前

守土之責所當隨事隨時共相勸勵奮起數年

諭旨查詢謹就管見所及據實覆

奏以

聞